

步步为营，
官场处处陷阱

处心积虑，
难逃孽欲火海

洛
顺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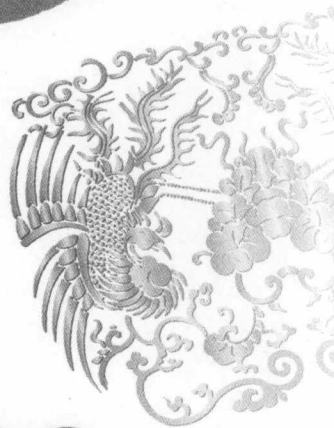
市 长 夫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市 夫

洛
順
◎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市长夫人 / 洛顺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 4

ISBN 978-7-80228-861-4

I. ①市… II. ①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1313号

市长夫人

作 者：洛 顺

责任编辑：草先森

封面设计：大象设计·戚开刚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05（传真）

总 编 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 www.nwp.cn](http://www.nwp.cn)

[http//: www.newworld-press.com](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 刷：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233千字 印张：18

版 次：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8-861-4

定 价：2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733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7
第三章	19
第四章	35
第五章	51
第六章	67
第七章	83
第八章	96
第九章	109
第十章	121

第十一章	128
第十二章	144
第十三章	158
第十四章	177
第十五章	189
第十六章	199
第十七章	214
第十八章	229
第十九章	243
第二十章	253
第二十一章	267
第二十二章	277

第一章

(一)

周末的早晨，天空下着蒙蒙细雨。这场随春季而来的细雨，把整个世界晕染得一团模糊。路上行人匆匆，每个人似乎都控制不了自己的脚步。这喧嚣的城市就像一场大戏的开场，每个人都必须踩着鼓点亮相。在过去一年的问卷调查中，这座城市的幸福指数位居全省倒数第一。一座省会城市，竟然找不到几个让人幸福的理由吗？也许吧，当每个人不由自主地站在戏剧的舞台上，他们会忘了自己是谁。也许所有的人都没时间去想，幸福究竟是什么。

那天早晨，许多辛苦工作了一周的年轻人也许还在不知饥渴地熟睡，H市第一医院的退休医师，著名糖尿病专家李博济，却在晨跑回来的路上被打劫了。这位八十高龄的国宝级人物，在受到惊吓之后，表现出难以节制的愤怒。在向公安机关报警后，他激动地给佟定钦拨了个电话：“佟市长，我被人打劫了。哎哟，去跑个步而已，竟然被打劫了。”

佟定钦对自己的主治医生好言安慰。他难得有这样的耐心，也许是最近他的时间确实松动了。挂了电话，他让李艳屏倒水，吞了几颗维生素。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他一直依靠着李博济的秘方调理。如果失去了李博济，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倚靠谁。

将近午饭时，司机班的杜伟送来了两只板鸭。杜伟是司机班最年轻的司机，也是省人事厅副厅长杜安国的侄子。见到杜伟，佟定钦迅速在脸上调动着笑容：“小杜，怎么，来给我送好吃的？”

“正宗南京板鸭，我叔叔去南京度假时买的。”杜伟的脸上堆满了夸张而浮华的笑。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进市府不过半年，已经慢慢学会了官场上的那一套，“我上网查过了，不是禁忌食品。”杜伟一脸殷勤地说。

“不禁忌，不禁忌，板鸭我爱吃。”佟定钦谦和地笑，让李艳屏把板鸭拿进厨房，“最近你叔叔好吗，他工作忙，我一直不敢打扰他。”

两只板鸭就像是起死回生的仙丹，在佟定钦感觉气若游丝之际，给他带来新鲜的空气。佟定钦明白，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上，杜安国是不可能给他什么保证的，也没有给他保证的必要。但乐观地看，至少可以认为，省里还是有人支持他的。

闲聊在佟定钦与杜伟之间徐徐展开。杜伟的态度恭敬得像在听老师讲课的学生。佟定钦问一句，他认真地回答一句。佟定钦问了几个关于旅游的问题，随即提起杜卫国的情况，杜伟回答说，省里的人事状态也不明朗，一切要等下周开过常委会后才决定——言下之意，是杜安国的位置也不稳。佟定钦的笑容慢慢暗淡了，他不希望自己在面临失败的时候，再沾染上其他失败者的晦气。

客人离去后，这个家迅速变成一片沉寂。佟定钦住的是市府给他安排的别墅，别墅由主楼和一个种满花草的四方庭院组成。主楼四面开阔，窗户空荡，远处礼堂的歌声一阵阵飘来，更反衬着这个家的死气沉沉。这段时间，为了欢迎即将到来的意大利友人，礼堂一直在排演音乐剧。吐着弹舌音的意大利语在别墅附近飘荡，像是赶也赶不走的孤魂野鬼。李艳屏正打算午睡，听着那歌声顿感心浮气躁。那牵扯不断的声音，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市府里永远开不完的会议。从她初进市府工作，已经有七八年了，几乎每天都要忍受同样的声音。有一点

高亢，有一点低沉，假模假式的腔调，过于华丽的情绪，听着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

佟定钦最近胖了不少，他那宽阔魁梧的身材，像是由一棵挺拔的杉树，变成了被水泡过的木头桩子。健康顾问每次给他量血糖，都会善意地提醒他健身。但是对于情绪消沉，生活慢慢变得懒散的佟定钦来说，运动不是拯救他的灵丹妙药。两会即将召开，形势显而易见，佟定钦这次想要升任市委书记，或者调往省里，都很难。他的容貌正在不可抑止地苍老，精力正随着权势的离去慢慢消失。佟定钦仿佛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现在很少在大院里走动。

当然，他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充裕了。过去他身陷忙不完的会议和应酬，现在他只流连于虚幻的网络。在网上，他化身“逢赌必赢”与形形色色的账号摆开麻将桌。其实他不喜欢打麻将，他最爱玩的是“百家乐”。只是经过上次的“澳门事件”后，他已经没有勇气去澳门了。

“网络真是个奇妙的世界，在网上没有人知道我是市长。”佟定钦故作幽默地跟李艳屏端架子，李艳屏敷衍地朝他笑。女人的势利总是像油一样浮在表面，虚伪的关心来得快，去得也快。当她意识到他大势已去，失去了过去震慑她的魅力时，她已经不想费尽心思重演过去对他的讨好。现在，她对他说说话的口气是相当敷衍的，“在网上打多自在，你要找张处他们陪着打，还不是让人家为难”。

李艳屏的生活节奏跟佟定钦一起慢了下来。她简单地收拾了客厅，用抹布把玻璃茶几擦得明光透亮，把冰箱里多得永远吃不完的水果扔掉。那两只板鸭歪着脑袋，像打败仗的士兵似的蜷缩在冰箱里，李艳屏厌恶地看了一眼。她比佟定钦更讨厌失败者的晦气，因为她还年轻，年轻得不敢想象未来漫长的失败者的生活。

佟定钦的失势带给李艳屏致命的打击。在过去的十年里，她坚定不移地追随他。他曾经高不可攀，而她凭着自己的毅力，一步一步走

到他面前。现在，她终于可以平等地坐在他身边了，可是他却突然矮了一截。她像一个正准备投胎的鬼魂，走在奈何桥上，突然奈何桥消失了。她不知自己是应该掉下去，还是可以凭空走到对岸。

“你放心，我们的政府最爱表现得大公无私。就算我退下来了，他们也不会为难你，反而给你机会高升，以显现政府是多么的有人情味。”佟定钦戏谑地笑着对李艳屏说。但他的话不完全是开玩笑，根据他三十多年的政治经验，这是很有把握的判断。

李艳屏没有理会他的意见。当政治风暴突如其来，多有把握的判断都是无用的，在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中，情况很可能瞬息万变，一切只能由尘埃落定的事实证明。她今年才三十一岁，在事业上正处于上升期。如果佟定钦的政途仍然顺利，那她完全有机会调出市府，到市属某局做个局长或副局。可是现在，一切都无从说起了。

李艳屏怏怏地坐在梳妆台前，望着失败的自己，露出自嘲的表情。她常怀疑自己是在梦中，因为她不管怎么努力，都很难回忆起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她的人生之途是怎么从F镇起程，又是怎样在佟定钦面前止步的。这其中的转折实在太突然了，快得让她措手不及。

(二)

佟定钦已经老了，但他觉得自己还年轻；李艳屏还年轻，但她已经觉得自己老了。坐在镜子前，她沉静了呼吸，精心地往脸上抹化妆品。那张瘦削的脸庞一如既往的精致，只不过暗中添了几道皱纹。这是公平的，从一无所有到身骄肉贵的市长夫人，岁月多少会要求她付出一点代价。佟定钦不也老了吗。整个市府都在暗暗散布谣言，说佟定钦的糖尿病日益严重，说他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

她有点感伤地望着镜子中的自己，镜子中的人怎么有如此衰老的

眼神。哪怕抹再多的化妆品，也无法掩饰那颗苍老的心。此时，佟定钦正窝在沙发里津津有味地看书，他丝毫也没有注意到自己年轻的太太正走向情绪的崩溃。一本老掉牙的《张居正》，他已经捧了许多天。这些精力过剩的政治人物们，在得意时，他们从来不相信书本，在失意时，他们才开始从书本里寻找失落了的精神安慰。

下午三点多，秘书处的杨怀赋送来一本整理好的照片，据说是肖松晚托他送来的。肖松晚现在借调到市新广局去了，佟定钦总算赶在失势前为他的爱将落实了归宿。

杨怀赋在佟家足足坐了半小时。这人平时在秘书处难得吭一声，早就闷了一肚子话没处说。李艳屏知道，杨怀赋跟杜伟是一类人。他们过去难得有机会与佟定钦亲近，所有想说的话都在心里过了无数遍。眼看佟定钦的势弱下来了，他们才鼓足勇气，向他靠近，表示忠心。可怜他们还怀抱一丝天真的希望，以为佟定钦就像是一艘即将沉没的宝船，在沉没之前来得及捞出几箱宝物。其实，在政治这片旋涡里，看着要沉没，那就真的是沉没了，连烂钉子都留不下一颗。秘书处处长秦岭退休后，副处长罗今文顺利扶正。一直受佟定钦宠爱的崔俊，通过他父亲的关系调离了市府。这些人事调动本来应该在两会召开后完成，可是每个人都看到，佟定钦已经无力掌控市府的人事态势了，他唯一想安排好的肖松晚，也只是借调到市新广局而已，离掌有实权还隔着一条河的距离。

而杨怀赋，这位秘书处的才子，文才不输于肖松晚的人，仿佛永远都处在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他从基层调入秘书处已经十年了，至今还停留在起草公文阶段。看他的样子，争取高升已经不可能了，留在秘书处苦干，未来二十年的日子已然定型。好在杨怀赋心态不错，工作永远认真负责，不厌其烦，只是偶尔自嘲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事实上，在市府工作，谁没有熬过“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日子呢，只是有的人能碰到机会，一旦抓住，就成为真正拥有实权的领导

了，有的人时运不济，只能一辈子做粗洗的活。

零零散散的相片像是虚荣的种子，每一张都能在佟定钦的回忆里开花结果。他先是叫李艳屏过来看，然后一个人在客厅里自言自语：

“你看这张，都曝光了，《H市晚报》竟然也好意思拿来用。”

李艳屏虽然是抗拒着他的自恋，听他说得有趣，还是忍不住凑过去看。也许是加了塑光效果，那些照片犹如光滑的镜子，显得照片里人影晃晃的。李艳屏看着照片，就像看到无数的鬼魂。

“你看这张，还记得吗？法国Z市的市长……”

在前期的照片中，很少有李艳屏的。那时她还在H大读研究生。后来进了市府，就算做了佟定钦的秘书，也是跟在肖松晚后面当“二秘”。在一张至少有二十人的大合照里，李艳屏看到自己怯怯地站在肖松晚身后。衣着是最没有个性的套装，头发向后绾起，人显得老，脸特别长。因为是大合照，照片上的五官一片模糊。但这无关紧要，因为没有人会从这张照片想起她。她自嘲地想，根本谁也不会在乎这样的照片，也许只有一些一生中只与市长合影过一次的小人物，会珍藏在自家的照相簿里，不时拿出来向亲朋好友炫耀。

李艳屏记得自己刚进秘书处时，在资历深厚的老同志面前一点地位都没有。拍照时，她总是站在最边上。后来她成为佟定钦的情人，就更像怕照相照出了鬼似的，每一次都有意识地往佟定钦身后躲。她很少看照片中的自己，因为那表情是定格的，人人都夸她长得漂亮，可是也有很多人对她说过，她静止的表情很不上相。

照片是人生里一秒钟一秒钟的剪影，剪下来就成了谁也抹不去的记忆。但如果计较起来，人生中重要的时刻通常是没有记录的。例如她第一次见到佟定钦；例如她第一次进市府；例如她第一次跟佟定钦幽会。当然佟定钦是不会记得这些的。他的记忆是市府里的工作日志，是非重大事件不记录的。李艳屏望着他那日渐苍老的脸，忽然神经质地笑了起来。

第二章

(一)

最初认识佟定钦的时候，李艳屏还不是李艳屏。她叫李燕萍，是S省H地区E县F镇农民李月山的二女儿。第一次见到佟定钦时，她才六岁。那年，李月山的远房二舅，F镇的小学校长李盈山家娶媳妇，几乎把全村的乡亲都请到了。

城市人是无法想象这种胜于过年的乡间喜宴的。在李盈山家的大庭院，但凡能摆得下桌子的地方都摆开了宴席。年轻的新郎、新娘在宗祖牌前一丝不苟地履行叩拜、交酒仪式，喝喜酒的乡亲们自己找位子坐了，互相间调笑着，闹着，场面一片欢腾。李月山带了自己的三个儿女来赴宴。乡下地方生活苦，宴席是难得的改善生活的机会。看到桌子上摆满了香喷喷的鸡鸭鱼肉，孩子们简直要欢呼起来。李燕萍欢喜地坐在父亲身边，一抬头，就看到了对面坐着的佟定钦。

那是李盈山特别摆的一桌“贵宾席”。席上除了佟定钦一家，还有F镇的镇长、书记、地税局长、医院院长……都是F镇有头有脸的人物。二十出头的佟定钦挤在一群身材臃肿的镇领导中，脸色苍白，相貌清秀，格外引人注目。

那一年，佟定钦刚参加工作，在H市一中当语文老师。那是他一生中非常短暂的无名期，他的脸上还保留着年轻人的单纯与诚恳。听

说他的课上得非常好，学生们都很喜欢。他踏踏实实地做着为人师表的工作，为自己赢得尊重。

校长李盈山满庭院忙碌着招呼客人，拎着装满白酒的酒瓶子，逢人敬酒都干一杯。但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不管走到哪里，跟什么人拉话，眼睛总会不时卑微地朝“贵宾席”望去，时刻留心照顾那一桌尊贵的客人。天生聪敏的李燕萍在大口吃肉之余，也敏锐地观察到，满场的叔伯辈们尽管自顾闹着，噪音震天，可好奇的眼光总会偷偷地绕到“贵宾席”，仔细观察着他们心目中的“大人物”。

让李燕萍着迷的，是这一桌上唯一的一位女性，佟卫国的妻子余玉群。

像余玉群这样美丽时髦的中年妇人，在乡下是很少见的。她穿着一件幽然发亮的黑丝绒裙子，领口立着的假领使脖子显得异常的长。黑色的袖口和裙边上围着闪闪发光的假水晶，看上去矜贵非凡。她本身皮肤很白，黑裙子衬得更白。在李燕萍的记忆中，F镇上找不到比她更白的女人。乡下的妇人们由于常年在户外劳作，肤色全都晒得跟泥土一样。余玉群坐在人群里，仿佛一只精心雕刻的瓷花瓶。李燕萍从看到她的第一眼，就再也舍不得将眼光移开了。身处于这喧闹的环境中，余玉群似乎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她微微侧着头，以好奇的表情注视着庭院。看到一点什么有趣事，她会浅浅地笑，嘴角扯出一丝矜持的笑意。

李燕萍呆呆地望着，就像是突然被雷击中，心中隐秘的一角被缓缓打开。这宛如神仙般从天而降的贵宾太太，让她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她突然清晰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竟有着天壤之别。这个世界本来就千姿百态，有的人美、有的人丑，有的人天生高贵，有的人身份卑微，但是除此之外，似乎还有些别的。有些什么东西，是她在乡下从来没见过过的，由这群神仙般的贵宾带来的。幼小的李燕萍如所有无知的乡村孩子般，在宴席上拼命往嘴里塞鸡肉，但同时，她记住了

余玉群那美丽的身影。她还忽然间意识到，原来F镇是个多么小的地方，小得让她以为世界上都是一样的人。

由于佟卫国一家的光临，整个李氏家族都沉浸在光荣的情绪中。在此后的整整一年，他们还常在茶余饭后议论：

“那一天，场面大得不得了，真是没想到，连佟卫国都来了。”

“盈山是有点本事，佟家一家人都赏脸参加。他老婆、儿子，还有一个是谁？”

“哪个？穿蓝衣服那个？是他的司机。”

“看人家在省里做官的，就连替他开车的司机，都带着几分气派。”

李燕萍安静地坐在父亲身后，静听叔伯们的议论。整整一年了，她的脑海里仍回荡着那个美丽的倩影。在亲戚们的议论中，她听出了羡慕和敬畏，这种天真的羡慕就像她这个七岁的孩子一样。如果说镇上的干部还常在乡亲们眼里落下恶行，被人咒骂，那么在省里当官的佟卫国就像神一样，完美得找不到缺点。他是比F镇镇长还要高出无数个级别的领导，他说一句话，就像天上刮风下雨，能让整个F镇翻起来。

乡下人的闲聊是为了打发时间，打发时间之余，顺便发表一些在穷苦人生中总结出的道理。说着说着，一位自认为见过世面的老表叔，用经事老道的口吻说：“老子当那么大的官，儿子怎么能不做官。等着看吧，他儿子不会一辈子当中学教师的。”

众人纷纷附和。老实巴交的李月山喝着自制的万寿果酒，在烈烈的酒香里散发感慨：“人生本来就是命，不服怎么行？同样都是人，有人生在H市，一出生就是城市人，有人生在F镇，一出生就是农民。你看佟卫国那个儿子吧，看样子真不像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可真如你说的，也许没过几年，他就当官了，还是当大官。”

“是是是，不服都不行。”老表叔低了头，跟李月山一起，大口大

口地吞着万寿果酒。

李燕萍怯怯地望了父亲一眼，她觉得父亲喝多了，可她不敢劝他不要喝。按照乡下的规矩，在这样的场合，一个小女孩是没有发言权的。李燕萍一边担心着父亲，一边思考着父亲的话。她对父亲的话尚不能完全理解，可是能捉摸到些许意思。那一点意思令她伤感。假如她现在是个大人，或者是个男人，她也会端起一杯万寿果酒，一口吞下去。因为她跟父亲一样，一出生就是农民。

乡下人聊天总是伴着酒和粗粮。几杯苦酒下肚，怨气就上来了。果然，另一个苦亲戚喝多了，突然把杯子一摔，大声说：“妈的，老谈他有什么用，跟我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他在省里当多大的官，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李月山也喝多了，这个平常不出声、挑起一家五口生活重担的乡下汉子，眼睛里渐渐生出些雾气。“喝！”他大声叫着，“想那么多干什么，命就是命，怎么想也是命。”

那天晚上，李月山的确是喝醉了。领着李燕萍从亲戚家踉踉跄跄地往回走，他的眼睛里似乎含着一泡泪。回到破落的小屋，在昏暗的灯影下，他仍一个人嘟嘟囔囔：“人各有命啊，天生就是命。”

“好端端的，为什么喝那么多酒！”母亲张秀妹一边张罗着让孩子们睡觉，一边给父亲泡上一杯茶。

“你滚开，给我滚！”李月山显然尚未清醒，一把推开了张秀妹的手。“哎哟！”张秀妹被泼撒的茶烫到手，尖叫一声。“穷鬼，都是穷鬼！走，不要近我的身。”李月山仿佛是在黑暗中看到了四处潜伏的鬼魂，他伸出手不停地驱赶，完全不理会被烫了手的张秀妹。

李燕萍在黑暗中不敢大声呼吸。她知道看似好脾气的爸爸，酒喝多了也是会大吵大闹，会打老婆孩子的。她睡不着，眼光光地看着天花板，也不知自己在想什么。也许是被父亲的情绪感染了，她没由来地感到一阵悲哀。就像是在黑暗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跟母亲一样的

辛勤劳苦的将来。

半夜，李月山终于酒醒了。他像是发泄过后格外的茫然，无声走到女儿的床前，静静地盯着她们。李燕萍是特别警醒的，父亲一走到床边，她就感觉到了。黑暗中，她睁大了眼睛，望着父亲阴沉的身影，怯怯地问：“阿爸，你怎么了？”

“没什么，快睡吧，阿爸今天喝醉了，没吓着你吧。”李月山吐着酒气，替女儿掖好被子。也许是他的叹息声太大了，一股浓烈的果酒味喷到李燕萍脸上。

(二)

“我二叔昨天从山上摔下来了……”“他们家儿子太不懂事……”从小，李燕萍听到的是乡间土话，叔叔伯伯们的言语是直白的，一句话是一个意思，甚至一个事件。但是到了学校，她能接触到无数的书本，书本里的文字是让人琢磨的，用的是一样的汉字，组成了别有意味的句子：“在很久很久以前……”“1884年……”。

李燕萍的学习成绩好得连她自己都吃惊。也许是老天特别优待，给予她超于F镇的聪明。她从来不需要付出太多努力，便已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当然，仅在F镇小学拿到一个班级第一，远远不能让她满足。她还不太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可是她直觉地去找，去书里寻找。

那书里的世界，才是真正让她着迷的世界。书里什么都有，有生有死，有睿智有疯狂，有无边无际的财富，有超于常人的力量。书里还有喋喋不休的道理，人情世故，言语教养。书里的世界离F镇很远，可是离李燕萍很近。她逐字逐句地读着书里的描写，想象什么叫“达官贵人”，什么叫“大富之家”。书读得多了，她常托腮望着窗

外，仿佛窗外就能看到那个想象中的世界。

八岁那年的夏天，整个F镇都被笼罩在洪水的阴影里。雨水没日没夜地淌，像永远也下不完，屋檐下的滴答声像闹钟一样令人烦。这一次漫长的降雨延续了半个月之久，好不容易天晴了，院子里传来一阵“轰隆”声。李燕萍跟着母亲冲出家门，看到紧挨着祠堂的小柴房塌了半边。

房子的年代已经久远得不可考究，又是土砖盖成，只因为家里缺钱，一直拖着不敢修。李月山呆呆地望着塌了的房子，有点不知所措。家里原本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他实在难以承受意外的打击。幸而在这时，远房兄弟李盈山来了，一进门就看到满院狼藉。李月山苦着脸望堂兄，喃喃地说：“真要命，穷死了，还塌房子。”

李盈山想了想，说：“你别愁，还真巧，佟卫国回来了。我跟他说说，也许能帮上忙。佟家老伯公昨天还叮嘱他，叫他多为镇里做好事。”

塌房子是农民李月山家贫苦生活里发生的一段意外，却是小农民李燕萍走向H市的一个契机。这个成长在穷苦农民家里的小女孩，怯怯地望着像神一样走来的佟卫国，心想，怎么会有机会再次见到他？

佟卫国似乎很清楚他在乡亲们眼里的形象，他也很乐于维护自己这样的形象。在佟卫国的吩咐下，F镇的青年劳力们像对漂亮姑娘献殷勤似的，争赶着往李月山家跑。新砖很快就拉来了，堆在零落的庭院里有半人高。佟卫国说：“知道你们家缺钱，修房子的砖料费我帮你出。”

李月山激动地搓着手，想说点感谢的话，可一时困窘竟想不起来。佟卫国随和地看着他，说，“你忙，你忙，我在这坐坐就好。”

李燕萍故意跑到佟卫国身边蹦蹦跳跳。她就像一只刚刚出巢的小鸟，以为拼命扑扇翅膀，就能吸引别人的注意。知道佟卫国是叔叔伯伯们嘴里常说的“大人物”，李燕萍特别希望得到他的喜爱。